



高爾基選集

夏天

雪峯譯 上雜出版社



高爾基選集

夏天

雪峯譯

一九四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三年二月第八版

上海印 13,501—18,500

夏 天

• 高爾基選集 •

著 者 高 爾 基

譯 者 雪 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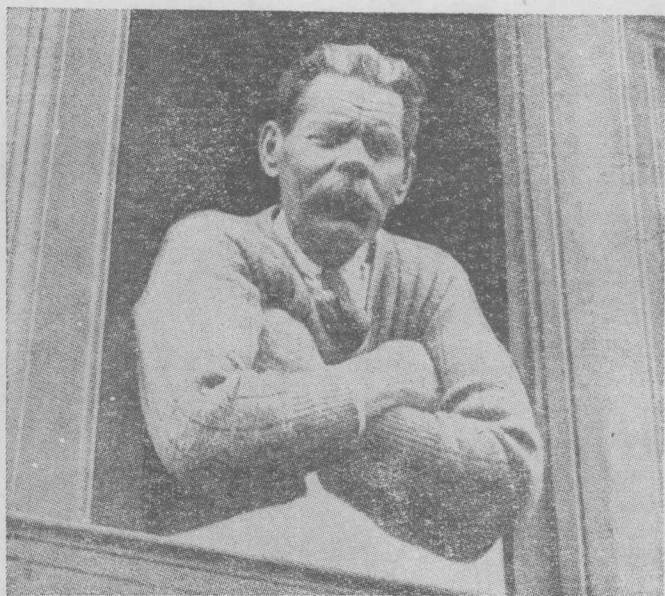
出版者 上海出版社

上海 寧波路 655 號

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

編號. 414 A. 89 P. 260 M. 1 32K

• 版權所有 •



譯者小記

這篇小說，在十多年前我曾重譯過一次，但因為我所根據的兩種日譯本——我現在已忘記那兩位譯者的名字了——都有錯誤，而我那時又爲別的工作忙亂，大半是在深夜人已十分疲乏的時候譯一點，是爲了換點稿費救窮，並且後來我未譯完就離開上海了，由一個朋友譯完，賣給商務印書館的，——於是，不僅有錯，文字也很拙劣。這本書後來出版了，我却一想起就覺得不舒服，有如做了一件罪惡的事；我想或者設法贖回版權不再出版，或者找到俄文本請人校對一下重新改譯過，却一直都未能做到。而且後來抗戰開始和我東奔西走的緣故，不僅日譯本早已丟掉，連我重譯的譯本也不容易找到，直到去年在重慶，纔由張靜廬先生給我找到了一本，同時我也借到了一個俄文本（一九三三年國立文藝出版局出版的全集本），方始由呂榮兄給我逐字的校對了一遍，改正的地方幾乎每頁都在一處以上；並也因為呂榮兄的這樣仔細的校正，使我能有所根據把大部份的文句都加以修改了。這算是補回了一點以前的罪過，而這

都是呂熒兄出的力；倘若現在這譯本暫時還是可讀的話，至少也應該算是我和他同譯的。

（不過仍須聲明一下；現在也只是把以前譯的加以校正和修改，並非全體重新譯過；同時大致上仍保留着從日譯本轉譯的一些文體上的痕跡，所以當然仍是重譯，決不能充作從俄文的直接譯。我在譯者的名下，不添上呂熒兄的名字，也就爲此。我們希望很快就有更好的譯本出來。）

其次，關於原著，大約是作於一九〇八年左右，據說是以一個社會民主黨黨員的一本工作手記爲根據的。這時正是一九〇五年革命失敗後，俄國最反動與最黑暗的時期，也是所謂革命低潮的時期；但革命的政黨怎樣的在地下領導黨員及人民苦鬪着以衝破那黑暗和低潮，以及那時的農村和城市的社會情形，工人和農民的貧窮、苦難、失望、不安、反抗與革命的逐日昇起的鬪爭，凡此種種，當時即直接反映在高爾基的作品上的就是「母親」和這「夏天」。前者反映了那時的城市工人的鬪爭，後者反映了那時的農村情形。

至於作品本身，在我們大略地明白了它產生時的歷史背景之後，讀者自己馬上就接觸着了。我覺得可說一句的，就是這雖不是高爾基作品中最爲傑作的東西，却是他作品中最爲樸素、

平直和美麗的東西。雖然不像他別的長篇（「母親」除外）那麼沉重，但以這麼一段樸實和單純的經過的敘述，所觸到的問題，所寫出的俄國舊的農民的不安與矛盾的靈魂，及那時被革命的要求和教育所產生和培植出來的青年農民的樸實堅強的優美的性格，給人的印象似乎還更活潑和明確，那所給予出的力量也同樣的深刻，並且我覺得對於我們是尤其感到親切的。我以前翻譯和這次修改時，都覺得除了使我們理解一些以前的俄國農村情形以外，這作品也能夠給予我們的達綏庚（作品中的一個主要的農民青年）們，和我們的耶戈爾·彼得羅夫（作品的主人公，社會民主黨黨員）們，以若干的興奮和力量的。因此，我曾經想，這雖然在高爾基本人是一部小小的作品，但恐怕他正深愛着這些樸實、堅強、真摯的美麗的人們，並且爲着他們而寫的罷，所以，翻譯過來，也首先會被我們的達綏庚們和彼得羅夫們所愛罷，他們就可以將它當作休息時的許多讀物中的一種。我現在也這樣想，並且還以爲高爾基的這類作品是可以和俄國革命史（如「聯共黨史」等）相互參照着讀的。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七日上海

夏 天

我向窗外看看，——那在山腳排列着的樹林，正在騷騷地波動着。粗野的風在搖動着斑駁美麗的楓樹和白楊底尖梢，黃的、灰色的、紅的葉子便飛舞起來，落存河的水面上，並且在那裏寫出了五光十色的關於過去了的夏天的故事。——於是，我也想用這樣美麗的語言，這樣素樸地講一講我在這個夏天經過的事情。

我以一個朋友的介紹，到靜寂的森林地，托馬諾夫斯基縣的威索基·格堯斯德村去了。我拿了署名第三等商人耶戈爾·彼得羅維支·特拉菲摩夫的護照，裝得好像是一個避暑的旅客的樣子到那個地方去。我過去的歷史就是這樣：住在莫斯科，開一引小雜貨店，當着——在革命（指一九〇五年革命，下同——譯者）後——那強制徵收開始的時候，我於恐怖之餘便發

了狂，在病院裏臥了一年多，現在，我是爲了保養心身，想尋覓一種安靜的生活。我是一個單身漢，在世上無依無靠，精神上有異狀的。我的這歷史，在農民裏面却很適用——一個零落了的，並且有點優氣的人，到底那一點引起了他們的興趣呢？

我租了一個窮老婆婆的一間小屋子，講定九個盧布住到聖母節爲止。我在村中散步了幾天，見了各種各色的東西，並且和村裏的警察也弄熟了。我請警察喝茶，請求他保護和照應，萬事都很順利，他答應保護我。

「住在這裏吧，耶戈爾·彼得羅維支，不要擔憂，只要是溫靜的人，我們總是歡迎的呵！」他說，一面用顫動着的手撫摸他那有痘斑的臉頰。他的話，也不很老實，老有保留和修正，因而時常將話打斷了。

「這地方，對於像你這樣人，是最適合的地方——在這裏沒有工廠和作場。只在離這兒約有十二俄里的地方有化學者們在製造柏油。——在那裏有三十個光景的工人，但他們大部分都是本地人，只有極少數是從外面來的，現在也沒有什麼不穩的行動。」

他是小而瘦的男子；少肉而骨頭突起的臉，兩頰上有深的天花的斑點，但在額上却沒有這

種斑跡。像疑問符號的他的眉毛，有如老鼠的耳朵一般敏感地皺動着，兩眼是小小的，混濁的，現着不安的神氣。

「住在這裏的人，大多是分離教派的。當然，這是指青年人而說；他們不是爲了神，也不是爲了惡魔，什麼時候都只爲了自己而生活。」他說，「我到這裏也並不久，是去年的秋天纔來的。以前我在薩伊米西亞服務，那裏有江灣，有許多輪船停泊着。在那地方，是一個非常辛苦的服務呵，尤其在冬天。我有時不得不開槍打人，然而人們呢，有時也要打我；我的馬也真是受罪，擺脫了關節。我有一個妻和三個小孩子，因而願意轉移到別的地方去做事。當然，現在這裏也並不是特別安心的地方，依然有種種的騷擾，但總之是比別的地方能夠略爲安心些。農民們還不自棄，還看重自己的生活；但工人們——你是生長在都市裏的，大約已經知道他們是怎樣的人吧——却實在很難處置。在工廠裏做工的他們，正如風一般，任何的縫隙也要鑽穿進去的——我們就是在監視着他們……」

爲村之當局者的他，却像一個蚊子一樣，但在他的腦袋裏，似乎給那不知是什麼的，不確定的思想弄昏了，並且還在那裏喧鬧無形地擾亂着這位克拉奧諾夫先生。

多的。在現在，像這人這樣只想着過去的苦惱和未來的恐怖而生活着的，疲勞了的人，原是有許多的。

這個村子是小小的，住得很舒適的，雖是貧寒，也還整齊。村子是在丘上，被森林廣大地包圍着。活潑的，明亮的名叫伐加的小河，在這丘下成爲半圓形的在流動着。無論朝那一邊看，到處都隆起着大小的丘阜，在那上面正如毛氈一樣橫鋪着田；到處都排列着森林，遮斷了人們向遠眺望，只有北邊的一角是開露着，從那裏有那可以航行的科斯略河向着平原流出去。科斯略河是和伐加河合一，轉了一個陡灣，然後消失在森林的陰暗中了。

我來格甕斯德村第二日，在村中散步的時候，我遇着我要尋找的人了。他也即刻就直覺到我是什麼人的。

我的這個新的熟人，是村長的兒子，叫耶戈爾·達綏庚，是結實的，圓石一般圓潤的男子，頭非常大。他的灰色的頰骨突出的臉，好像刻劃了石頭而造成的一樣，從那全體的樣子說來，他像耳勒來斯人。在顎和頰上，生了短短的，皺縮着的，稍帶黃色的鬍子。細小的眼睛是斜視的，輝耀地閃着光，好像驚訝地銳利地注視着周圍。

他當我在村外的磨坊旁邊站着的時候，纔走到我的近旁來，將一手插進自己的帽子裏，指頭弄着帶，一邊問道：

「這裏，你合意嗎？」

「是的，你是本地人。」

「我叫耶戈爾·達綏庚。」

「你就是耶戈爾·達綏庚，真好呵。有教我帶給你的一封信在這裏。」

「呵……」

他旋看了四周，接過了信，將牠讀了，於是小心地將牠撕成碎片，又將紙片團成小小的球，然後說道：

「一切都很好，我們等了你我已有兩星期了。晚上我將到你那邊來——方便嗎？」

我們就這樣地成爲朋友了。

他，即刻中了我的意。他沉重地說話，敏感地聽，理解得很快，從不慌忙，而應當做的全都很快地做了。書是他讀得不大夠，但從讀過的書中，好像總將那有價值的部分喫取了來，正如小鼠子

喫着麵包的皮的軟的部分一樣。

晚上他如約來到我的小屋裏，坐着喝茶，用那完全像砂石似的栗色的眼睛熱心地望着我，說出了話來。

「我們一共四個人。我和阿弗捷伊·尼庚及伐尼亞·瑪勒雪夫，還有一個，纔來不久，——他是你的房主婦的堂侄，阿歷舍伊·希比古綏夫，一個無產階級，以前是在城市裏一個工廠中做不熟練的工人，但後來累傷了，在這裏過着飢餓的日子——因為他不能做工，況且也沒有工作。」

他的聲音裏有着潤色，聽起來有如文章裏面的嘲笑的調子，彷彿是人們自己在嘲弄着自己。

「你問我們做些什麼嗎？就是這樣地聚集攆來，互相談論。假如的話，好呢，——那就是……說出了一些有點智慧的新鮮的話來呢。在我們，差不多沒有書籍，所以所有的一些小冊子，是大家都能背誦的了。在我們裏面精神最好的是阿歷舍伊，——他在忙着發展少年們，和他們談天，讀書給他們聽。但我們就是這種事情也還做不到。」

他降低了聲音，說得更快起來，更加注意地，用了黏住似的眼睛望着我。

「現在第一件工作，是知道土地分配法，有力量的法律是被想出來了；一遇到這法律，農村就會被打破得粉碎的。我們必須從這法律的研究開始，你的意見怎麼樣。」

「從這開始吧。」我回答。

「真好呵，將它詳細詳細地說給我們聽罷。我們再往下談罷。你自己對於這法律有怎樣的意見呢？」

於是我想，我現在就從這些說起，先將人類有打斷自己底一切鎖鏈的必要的事，對他加以證明吧。

「土地母親，」我說，「用自己底黑的手緊抱着人們，並且從人們這裏奪去了活生生的自由的心了，於是這世上只看見可憐相的奴隸了……」

他的顫顫的血管脹起來了，頰兒紅了，他指頭搭搭地敲着桌子，巨大的亂髮的頭，同意地向我點着。

「完全對呀！」他叫道，跳起來，兩手支在桌上，將頭斜傾到我這邊來。

「在我過去，」他說，「我不曾聽到過這種思想。但是，同志，你底話是對的！我二十六歲了，有五個年頭我想將生在我心中的舊的雜草拔得精光，但失敗了。革命後已經過去三年了。我看到萬事都有重新想過的必要。在這個舊的我們的地，收集腐爛了的木材的破片來建築新的生活，是不可能的事。我不能巧妙地將我的思想說給你聽，只能極簡單地說——人類不可不從土地的羈絆裏解放出自己來。我就親見了這羈絆的力呵。我可以說點給你聽，就說那第一回國會前的一個期間的事吧。唉，那真是些骯髒的日子！人們因為貪婪，醜惡到了這一步，全都這樣的昏睡了——什麼東西也看不見，什麼也不想弄明白，只是喊着：土地，土地！我在那時曾經說了話，却捱了打，雖然我自己現在也不清楚，我說了什麼，說的是什麼？我只看到一點——人民沒有把他們的力量用到那個方向去……力量呢，是有的，有的，但是兩隻腳陷在土地裏，直到膝蓋，並且——就是站起來的，也被趕散了，又被吸回到土裏去了。」

他用了一隻腳踏了一下地板，一邊拭着因興奮而流着汗的臉，用一個指頭指着地。

「直率地說，人們並不是住在地上，而是埋在地裏，埋到頭頂為止的。如阿歷舍伊所說，農民們吞沒了法國大革命關於法國大革命，我是什麼也不知道，也不會讀過，但是，我相信，我能明白

這個——農民是在吞着的！」

我一面看着他，一面很高興，心裏想：「真是可愛的人呵，彷彿看見新奇的珍貴的鳥兒一般使人愉快。這是一個在要緊的時候有用的人。」並且他的興奮，也中我的意，他的這興奮不是單單的美麗的微醉。這種微醉雖暫時會捉住了城市的知識階級的人們，但即刻要引起那種酸腐着靈魂的無意思的宿醉。這個興奮，是真正的生命之火。這個火靜靜地，永遠不消滅地，燃燒着人們的靈魂到牠的深底裏為止。

我們談到夜半，我很可惜地將他送出門外了。他也不願回家地回家了。我立在門旁，看他經過那像睡着了似地沉默着的站在地面上的暗黑的農民小屋前，用了堅實的步伐，從街中急急地走下去了。已被春天的太陽所溫暖的大地早已睡眠着在夢裏呼吸着稚草的甘美的芳香。這時候，我的心境，是說不出的愉快。因為我正感到我應該活動的地方和應該做的工作了。

在暗黑的天空，滿織着星星，別的東西都不大容易看得見，但倘若沒有星星，天空就要更暗滑了。

耶戈爾·達綏庚的朋友們，也一樣地都是有趣味的人。

阿弗捷伊·尼庚是一個好像描在古畫裏面的駁者一般的，強有力的青年，頭髮皺縮着，廣大的肩，身裁高大，有一雙青天色的眼睛。但他的臉上却漂着一層憂鬱的神情，在鼻梁的上面有一條和年齡不相稱的深刻的皺紋，他是一個沉默的人，即在開口的時候，也不知為什麼總是臉朝向旁邊簡單地說話。他二十三歲，母親只有他一個兒子，有二十二沙先（沙先，俄文——譯者）的土地，但因為沒有馬，所以將土地出賣，自己到富農或大地主那裏去勞動。但他的母親却是一個酒鬼，倘若兒子不給她買伏特加酒的錢，那麼在晚上她就將兒子的工錢偷去喝完了；在兒子沒有工作的時候，她就跑到各處去做乞丐。兒子所以有了憂鬱的臉色，大約因為母親的這種情形吧。書他是貪婪地喜歡讀的，但他不大喜歡說對於讀了的書的感想或批評。他只是將書遞給我一面靜靜地衷心地說：

「好書！」——否則便說：「非常好的書！」

在這樣的瞬間，他的眼是在可愛的智慧的微笑裏輝動着了。

我也常常試問他，究竟為什麼那樣好呢？但看來，他頗狼狽，不會舒暢地回答過。因此，我在時期到來以前，就中斷了這種質問了。